

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語音史

姜 信 沆

韓國成均館大學

- | | |
|------------|----------------|
| 一、引 言 | 三、從資料上看近代漢語語音史 |
| 二、從資料上看其價值 | 四、結 語 |

一、引 言

韓國爲了維持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往來的使臣相當頻繁，高麗忠烈王二年(1276)設置「通文館」，朝鮮王朝太祖二年(1393)設置「司譯院」，使外交人員(大概是翻譯官)學習漢語。在司譯院，除了漢語以外，也教蒙學(蒙古語)、女真學(女真語，到了滿清時改名成爲「清學」、倭學(日本語)，而且那時候使用的漢語課本是「直解小學」、「老乞大」、「朴通事」。「老乞大」的內容是關於旅行、交易的實用會話，「朴通事」的內容是風俗、歲時、娛樂等有關中國生活、文化的高級會話。

朝鮮王朝時代(1392~1910)的漢語教育非常積極，結果造就了許多偉大的翻譯官和漢語語學者(註一)。其中，世宗朝的文臣申叔舟和成三問是最有名的。他們不僅輔助世宗，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創制「訓民正音」(這就是韓國人發明的拼音文字)，同時也編纂了「訓民正音」的解說書(1446)。又受世宗之命，爲了十五世紀朝鮮漢字音的標準音編成「東國正韻」(1447)，而且爲了學習漢語標準音編纂了「洪武正韻譯訓」(1455)。

十六世紀朝鮮王朝中宗時的崔世珍(1478?~1543)是繼申叔舟之後的一位有名的漢語語學者，他於1515年左右，將漢語課本「老乞大」、「朴通事」翻譯成韓語，而且這種漢語課本內的漢字音都以「訓民正音」注音，此外崔世珍在「老乞大」、「朴通事」

註一：詳見拙作：李朝時代之譯學政策和譯學者(1978)。

中，收集了難解的詞彙，編纂成「老朴集覽」，而且於 1517 年作了「四聲通解」。

十七、十八兩世紀朝鮮王朝後期，幾位翻譯官修正了上述的「老乞大」、「朴通事」等書，在翻譯及音系上來說，乃是爲了配合現實而作的。其結果於 1670 年出版了「老乞大諺解」二卷，1795 年出版了「重刊老乞大諺解」二卷，1677 年刊行了「朴通事諺解」三卷。

把「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本文修正爲和現代北平話相近的是 1761 年邊憲等編纂的「新釋老乞大」及它的「諺解」，與 1765 年金昌祚編纂的「新釋朴通事」及其「諺解」。這些書出版的時期是在 1721 年金昌集等編纂的「五倫全備記諺解」八卷刊行於世之後的事。朝鮮王朝末期即 1883 年，李應憲著了一種漢語課本——「華音啓蒙」，並刊行翻譯的「華音啓蒙諺解」二卷。

依照文獻上的記錄，朝鮮王朝初期除了「老乞大」、「朴通事」兩本書以外，還有許多漢語課本的著作。例如太祖朝的「直解小學」是歸化人（回鶻系、高昌人）僕長壽所編纂。1473 年李邊著「訓世評話」，1477 年尹子雲著「蒙漢韻要」，1478 年金自貞著「譯語指南」，1500 年李昌臣著「日用漢語翻譯草」，但是如今只有「訓世評話」一本書流傳着。

朝鮮王朝後期，1690 年慎以行、金敬俊等，將有關天文、時令、氣候的漢語詞彙集「譯語類解」二卷刊行於世，到了 1775 年又發行了補充它的「譯語類解補」一卷。1779 年李洙編纂並出版漢語、滿洲語及韓語的對譯辭典「漢清文鑑」十五卷，朝鮮王朝末期，亦刊行了漢語詞彙集——「華語類抄」一卷。

二、從資料上看其價值

朝鮮王朝漢語語學者的水準相當高。他們並非只爲了要通達文獻才學習和研究漢語，更由於經常往來於中國的京城，和中國北方語直接有了接觸，所以對當時中國北方語有相當程度的正確瞭解。

以上的成就中，最具權威的是「洪武正韻譯訓」。這本書是由申叔舟等十餘名學者苦心耗盡十年的歲月編纂完成的。「洪武正韻譯訓」是以明太祖命宋濂等所編的「洪武正韻」（1375）中所錄的字爲藍本，將拼音文字的「訓民正音」加以注音的書。本

來「洪武正韻」是以毛晃父子的「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為基礎而編纂的，其韻母系統與反映當時中國北方音的「中原音韻」(1324) 韻母系統相似，是七十六韻母、三十一聲母、平上去入四聲調的韻書。

申叔舟把握韻書中只用反切來表音的音系，成功地整理出三十一聲母，以及恰如北方音的韻母，利用新文字「訓民正音」注音，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洪武正韻的特徵(註二)。但因洪武正韻是欽定韻書，不能表示當時中國任何的地方音。如北方音只有二十聲母，入聲韻尾或完全消失，或變為喉塞音。然而「洪武正韻」裏仍有全濁音，入聲韻尾。因此通曉北方音的申叔舟等人，把「洪武正韻」表示的音系稱為「正音」，而把他們觀察得來的十五世紀北方音稱為「俗音」。為了把握正確的漢語語音，申叔舟等不知耗費了多少苦心，所以申叔舟在「洪武正韻譯訓」的序文中寫着：

「然語音既異，傳訛亦甚，乃命臣等，就正中國之先生學士，往來至于七八，所與質之者若干人，燕都為萬國會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遠，所嘗與周旋講明者，又為不少。以至殊方異域之使，釋老卒伍之微，莫不與之相接，以盡正俗異同之變。且天子之使至國而儒者則又取正焉，凡謄十餘藁。辛勤反復。」

有這樣努力的結果，相信是能够把握住漢語正確的語音的。

後來不但「洪武正韻譯訓」成為漢語的教材，而且直至今日，研究漢語語音史的學者們仍能由申叔舟等人所表示的「俗音」通曉十五世紀中國北方音的概況，這是多麼幸運的事。

1517年崔世珍在「四聲通解」裏，以「訓民正音」記錄了三種漢語字音的音系。即把「洪武正韻譯訓」的「正音」及「俗音」照樣抄寫，又把自己觀察得來的十六世紀中國北方音稱為「今俗音」記錄下來(註三)。

崔世珍在研究十五、十六世紀中國北方音音系的表記時，留下了許多資料。特別是崔世珍翻譯的「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內，用「訓民正音」來加注漢字音，把所有漢字下面用左右兩種字音記錄下來。左側音是「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

註二：詳見李崇寧：洪武正韻譯訓之研究（震檀學報 20, 1959）。

註三：見長田夏樹：蒙古韻略と中原音韻——四聲通解の俗音と今俗音——（神戸外大論叢29卷3號，1978），滿田新造：中國音韻史論考（1964），拙作：四聲通解研究（1973）。

右側音與「今俗音」相同，都是崔世珍聽取十六世紀的中國北方音而得來的。右側音從十五～十七世紀中國北方音系中產生出的中國韻書——「韻略易通」（1442）及「韻略匯通」（1642）中，可看出其幾乎一致的音系。聲母縮成二十個，互相一致，入聲韻尾完全消失，並且可以看出 -m 韻尾幾乎已全部變成 -n 韻尾。

因為崔世珍用韓語翻譯「老乞大」及「朴通事」，由本文及譯文的互相對照，可以更明確地把握文意。這種文獻對漢語白話史的研究及韓語史的研究，將同樣地成為重要的資料。崔世珍的「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1515 年左右）和「老乞大諺解」（1670）、「朴通事諺解」（1677）之間，大約有一百五十年的間隔，兩相比較的話，可以得知中國字音的變遷及譯文中的韓語的變化。

三、從資料上看近代漢語語音史

（1）聲母系統

上述朝鮮王朝時代的漢語語學者與翻譯官經過各種苦心，正確地把握了某種程度十五世紀以來的漢語語音系統。例如在從摘取「洪武正韻譯訓」的內容而制成的「四聲通攷」凡例中，舉出有關當時（十五世紀）漢語的十項說明，僅舉數例如下：

- ①全濁上去入三聲之字，今漢人所用初聲，與清聲相近，而亦各有清濁之別，獨平聲之字初聲，與次清相近，然次清則其聲清，音終直伋，濁聲則其聲濁，故音終稍厲。
- ②凡舌上聲，以舌腰點腭，故其聲難而自歸於正齒，故韻會以知徹澄孃歸照穿牀禪，而中國時音獨以孃歸泥，且本韻混泥孃而不別，今以知徹澄歸照穿牀，以孃歸泥。
- ③脣輕聲非敷二母之字，本韻及蒙古韻混而一之，且中國時音亦無別，今以敷歸非。
- ④本韻疑喻母諸字多相雜。

同時在 1515 年左右成書之「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註四），有下列數例：

註四：原附載四聲通解之後。

①乃通攷所用次清之音，而全濁初聲之呼，亦似之，故今之反譯，全濁初聲，皆用次清。

②今反譯，平聲全濁羣定並從床匣六母諸字初聲，皆借次清爲字，邪禪二母，亦借全清爲字(中略)唯奉母易以非母(中略)微母則作聲近似於喻母而四聲皆同。依此結果，朝鮮王朝歷代文獻整理出的漢語聲母可歸納如下：

洪武正韻譯訓「正音」

洪武正韻譯訓「正音」(就是「四聲通解」正音)是爲了符合於規範音之「洪武正韻」三十一聲母體系注音的，但因與十五世紀的中國北方音有差異，因此在這裏就不舉例。

洪武正韻譯訓「俗音」(就是「四聲通解」俗音)與四聲通解「今俗音」

這只是把一部份字音以「訓民正音」注音的。因此將十五、十六世紀之中國北方音正確的表示至某種程度，就是「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字音。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1515年左右)的聲母

p	f	t	ts	tʃ	· ts	k
p'		t'	ts'	tʃ'	· ts'	k' x
m	w	n				ŋ (音節末)
			s	ʃ	· ʂ	' (零聲母)
		l		ʒ	· ʒ	

老乞大諺解(1670)、朴通事諺解(1677)、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的聲母

p	f	t	ts	tʃ	· ts	k
p'		t'	ts'	tʃ'	· ts'	k' x
m		n				ŋ (音節末)
			s	ʃ	· ʂ	' (零聲母)
		l		ʒ	· ʒ	

華音啓蒙諺解(1883)的聲母

p f t ts tɕ k
 p' t' ts' tɕ' k' x
 m n ŋ (音節末)
 s ɕ ' (零聲母)
 l ʐ

表現十五世紀中國北方音系的韻書有「韻略易通」(1442)，著者蘭茂把「易通」聲類整理成二十，然後將二十聲類寫成「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的「早梅詩」。此詩所表示的聲母音值各家略有不同，以下列舉王力（漢語史稿 p. 110）、董同龢（漢語音韻學 p. 75）、陸志韋（記蘭茂韻略易通）、和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 pp. 62~63）的擬音：

	王	陸	董	趙	與三十六字母的關係
冰	p	p	p	p	幫
破	p'	p'	p'	p'	並滂
梅	m	m	m	m	明
風	f	f	f	f	非敷奉
無	v	w	v	v	微
東	t	t	t	t	端
天	t'	t'	t'	t'	透定
暖	n	n	n	n	泥娘
來	l	l	l	l	來
早	ts	ts	ts	ts	精
從	ts'	ts'	ts'	ts'	清從
雪	s	s	s	s	心邪
枝	tɕ	tɕ tɕ	tʃ	tɕ	知照
春	tɕ'	tɕ' tɕ'	tʃ'	tɕ'	徹澄穿牀

上	ɕ	ɕ ɕ	ʃ	ɕ	審禪
人	ʒ	ʒ	ʒ	ʒ	日
見	k	k	k	k tɕ	見
開	k'	k'	k,	k' tɕ'	溪羣
向	x	x	x	x ɕ	曉匣
一	zero	zero	zero	zero	疑影喻

此表與各朝鮮王朝時代文獻的聲母體系比較一下，就可知道在十五世紀以後，漢語聲母上幾乎沒有很大的變化。現將幾個很明顯的變化說明如下：

① 微母的完全消失

陸志韋在「記蘭茂韻略易通」（燕京學報 32 期 p. 162）一文中說明「早梅詩」的音值時，他說：

無作 'w'，跟現代國語的 w（或 u）並不同音。這 'w' 是從等韻的微母變出來的，半唇半齒的音。

同時，他在「記五方元音」（燕京學報 34 期 p. 2）一文中又說：

中古音留傳下來的 mʷI > 'w'（半唇半齒的，半元音性的），在五方歸入蛙母，就是今音的 u。

現在把朝鮮時代文獻中的此種變化，以「訓民正音」記錄如下：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1515 年左右）

萬 'uan 望 'uaŋ 晚 'uan
物 wu 無 wu 文 win 問 win

老乞大、朴通事諺解（1670 年代）

萬 'uan 望 'uaŋ 晚 'uan
物 'u 無 'u 文 'un 問 'un

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同上

華音啓蒙諺解（1883）同上

由此可知在十七世紀時，微母已完全消失。

② 正齒音的變化：

如前述「四聲通攷」的凡例所指，漢語中古音的舌上音，在十五世紀以前已經與正齒音合併。對於這正齒音的音值，「四聲通攷」的凡例中說：

凡舌上聲，以舌腰點腭，故其聲難而自歸於正齒。

在「訓民正音諺解」中也說：

發音時，舌尖抵達下腭。

並且在「四聲通攷」凡例中還有一段記載：

凡齒音，齒頭則舉舌點齒，故其聲淺，整齒則卷舌點腭，故其聲深。

雖然這是把正齒音的音值認定為 $tʃ$ - 系與 $tʂ$ - 系的證據，但是在「訓民正音」的注音上，並沒有這種表記上的區別，只是以同一類的「文字」來記錄而已，因此不能只依「訓民正音」的注音來瞭解漢語正齒音的變化過程。

可是，從朝鮮時代的各文獻上把十五世紀以後的漢語字音用「訓民正音」注音這件事看來，就可知漢語的捲舌音化在十五世紀已相當的發達。

陸志韋在「釋中原音韻」（燕京學報 31 期 p. 43）中記載：

除了這支思韻跟齊微韻的分別之外，中古的知徹澄三等，不論開合，在中原好像都跟照穿禪（牀）三等混合了，都作 $tʂ$ ，知徹澄二等混入照穿牀二等， t 跟 $tʃ$ 都變為 $tʂ$ 。

又載：

照三等合口（‘諄’）的變 $tʂ$ ，在耳目資好像是新起的現象。中原早出三百年，當時的照三等、知三等合口也許還是 $tʂiun$ ，然而假若已經變為 $tʂun$ ，音理上也沒有什麼不可能。

這種捲舌音化現象在朝鮮時代文獻的注音中也反映著。現舉數例如下：

洪武正韻譯訓「俗音」（就是十五世紀中國北方音）

三等韻字：

$tʂu?$ 竹筴竺筑 燭囑屬 祝

$tʂ'u?$ 畜觸

ʂu?	菽淑 束綽
tʂuŋ	中忠衷終蝨種
ʐuŋ	戎滅絨茸
tʂiŋ	爭爭箏 諍偵
tʂʰiŋ	錚琤撐
ʂiŋ	生笙甥 省

同時，在原狀反映出「洪武正韻」音系的「洪武正韻譯訓」之「正音」中，也有以捲舌音注出二等韻字與三等韻字的。

二等韻字：

tʂʰu	初芻楚礎
tʂau	嘲爪罩簫
tʂʰau	抄炒鈔
ʂau	梢筲稍

三等韻字：

ʐuk	辱褥縵蓐
-----	------

從十六世紀的文獻「翻譯老乞大·朴通事」起，努力於想將現實北方音儘可能忠實地注音的朝鮮時代漢語語學者們，也無法以只有一種「訓民正音」的「正齒音」表記用文字來表示漢語捲舌音化的過程。因此，在十九世紀文獻的「華音啓蒙諺解」(1883)的注音中，記錄三等韻字仍有介音 -i-。

③ 牙喉音系字音的顎化：

十七世紀文獻的「老乞大諺解」與「朴通事諺解」的注音，完全沒有將漢語牙喉音系的顎音化現象反映出來，但在十八世紀文獻的「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的注音裏，就有相當多的例子。

在十九世紀「華音啓蒙諺解」(1883)的注音中，除了極少部分之外，牙喉音系字音的顎化都記錄著。

「朴通事新釋諺解」與「華音啓蒙諺解」之例如下：

朴	tɕi	飢計鷄既幾給	ki	己紀吉極及寄
華	tɕi	。 。 。 。 。	tɕi	。 。 。 。 。
朴	tɕ'i	器豈起氣	k'i	其
華	tɕ'i	。 。 。 。	tɕ'i	。
朴	ɕi	喜	xi	稀
華	ɕi	奚		
朴	tɕia	家	kia	佳罵假
華	tɕia	。	tɕia	。 。 。
朴	xia	下夏		
華	ɕia	。 。 匣遐		
朴	kiu	拘橘		
華	tɕy	。 。		
朴	ky	居舉矩據		
華	tɕy	。 。 。 。 具駒巨鉅懼瞿		
朴	tɕ'y	去曲	k'y	鋸
華	tɕ'y	。 。 驅麴屈	ɕy	許虛
朴	kiə	結頰	xiuə	靴
華	tɕie	。 。	ɕye	。
朴	kai	街	kiəi	解皆界
華	tɕie	。	tɕie	。 。 。
朴	tɕiao	較教叫覺	kiao	交
華	tɕiao		tɕiao	。
朴	tɕ'iao	橋	k'iao	巧
華	tɕ'iao		tɕ'iao	。 喬

朴 tɕiu	舊	kiu	九	k'iu	毬
華 tɕiu	。		。	tɕ'iu	。求仇
朴 xio	學				
華 ɕiao	。孝效				
朴 kin	謹近金	k'in	琴		
華 tɕin	。。。靳巾	tɕ'in	。岑禽		
朴 kiən	見堅建劍監	kian	簡	k'ien	遣謙
華 tɕian	。。。。。	tɕian	。箴鑑	tɕ'ien	。。
朴 xiən	縣閑咸	xian	玄		
華 ɕian	。。。絃賢	ɕyan	。軒懸		
朴 kiun	軍君	xiun	訓		
華 tɕyn	。。郡鈞	ɕyn	。		
朴 kiuiən	卷捲眷絹	k'uiən	勸		
華		tɕ'yan	。拳權 (tɕ'uiən)		
朴 tɕiŋ	京鏡	kiŋ	敬競竟景經	k'iŋ	傾卿慶
華 tɕiŋ	。	tɕiŋ	。。。。驚	tɕ'iŋ	。。輕
朴 xiŋ	幸行興	xiuŋ	兄		
華 ɕiŋ	。。形刑邢	ɕyŋ	。		
朴 tɕiaŋ	江薑	kiaŋ	姜降	tɕ'iaŋ	強
華 tɕiaŋ	。。	tɕiaŋ	。絳	tɕ'iaŋ	。
				ɕiaŋ	。。項響

從以上之例，可知十八世紀是漢音顎化期。

④ 日母的變化：

陸志韋在「釋中原音韻」（燕京學報 31 期 p. 45）中說：

日母字變爲顎音的 'z'，這 'z' 就是國語羅馬字的 r，並不是 ʒ 的濁音 z，（中

略) ‘z’ 的後面在中原可以聯上 i, 正像耳目資的‘人忍𠂔’等字在第十八攝譯作‘jin’, 跟‘真軫震’ tɕin 同韻, 那明明是‘zin’。

在「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 33 期) 中又說:

日 ɳɿ 變爲‘z’ 就是注音字母的日, 金氏寫成‘j’。這樣的音介乎顎音跟捲舌音之間。

但, 朝鮮時代文獻, 顯示出下述日母的變化現象。「二、兒、耳、而」等以外的日母字音中, 「辱、褥、縐、蓐」等字在「洪武正韻譯訓」中注爲 [zu] 音, 「戎、狻、絨、茸」等字, 注爲 [zuŋ] 音以來, 雖一直保持着, 然其他以「訓民正音」注音的日母字, 幾乎都在 -i 韻母或 -j- 介音前面出現, 很難斷定爲 [z] 音, 暫以 [ʒ] 音視之, 較爲妥當。

例:

若 ʒio 然 ʒiən 染 ʒiən 熱 ʒio
人 ʒin 任 ʒin 軟 ʒiuən 日 ʒi

這些字音到了後期, 有下列的變化。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人 ʒin > 'in 忍 ʒin > 'in 認 ʒin > 'in 仁 ʒin
然 ʒiən > 'ian 肉 ʒu > liu 如 ʒiu

華音啓蒙諺解 (1883):

'i 日 'iu 如 'in 仁人任 'y(iui) 辱入茹
'iən 然冉染 'ian 讓 'iuŋ 榮戎容
'iaŋ 讓 'iao 饒 luŋ 融

從以上之例, 可知並不是反映出日母的 [r] 音化 (日字母音), 而是反映出現在中國東北地方將日母發爲 i- 音之例。即十八世紀的日母音爲 [r] 和 [j] 的中間音 (就是 [ʒ] 音的摩擦因素變弱的音)(註五), 朴通事新釋諺解中注爲 [ʒ-] 和 [i-] 音, 十九世紀文獻的華音啓蒙諺解只記錄着 [i-]。

⑤ 二·兒·耳音的 er 化:

註五: 依據東京大學中文系平山久雄教授的指教。

二・兒・耳等的注音如下：

	二	兒	耳	而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 (1515)	ʒʌ	ʒʌ	ʒʌ	
老乞大諺解 (1670)	ʒiɭ	ʒʌɭ	ʒʌɭ	
朴通事諺解 (1677)	ʔiɭ	ʔʌɭ	ʔʌɭ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ʔiɭ	ʔiɭ	ʔiɭ	
華音啓蒙諺解 (1883)	ʔɐɭ	ʔɐɭ	ʔɐɭ	ʔɐɭ

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中，將「爾・二・而」等排列於止攝第三開口篇影母之下，陸志章將此擬定爲 'ər'，朝鮮時代各文獻從十七世紀開始也有如上的記載。

(2) 韻母系統

朝鮮王朝時代各文獻的注音裏，十五世紀以後漢語字音的韻母系統如下。爲參考方便，先將陸志章的韻略易通 (1442) 擬音錄下，以利對照，但省略入聲韻母的變化。(表中所引文獻用簡稱，P =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音，L = 老乞大・朴通事諺解音，朴新 = 朴通事新釋諺解音，今北平音 = 從陸志章：“記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轉載。)

易通	P・L	朴新	[華諺](註六)今北平音
東洪 uŋ	uŋ	uŋ	uŋ
i uŋ	i uŋ	i uŋ	yŋ

註六：「華音啓蒙諺解」內字音之韻母和「北平音系十三韻」韻母音的對照如下：

「北平」	「華諺」
1. 發花 a	a
ia	ia
ua	ua
2. 梭坡 o	ə o
uo	uə o u iuiə
ɤ	ə i iə
3. 乜斜 ie	iə e ie
ye	ye
4. 懷來 ai	ai ʌi
iai	
uai	uai

庚晴	əŋ	ɨŋ	ɨŋ	əŋ
	ɨŋ	ɨŋ } 照母系	ɨŋ	ɨŋ
	uəŋ	uŋ	uŋ	
	iu(ə)ŋ	iuŋ	iuŋ	
江陽	aŋ	aŋ	aŋ	aŋ (照母系)
		iaŋ (照母系)	iaŋ (照母系)	
	uaŋ	uaŋ	uaŋ	uaŋ
	iaŋ	iaŋ	iaŋ	iaŋ
	iuəŋ			
寒山	an	an	an	an
		ən (脣音)		

5. 灰堆	ei	əi ii
	uei	ui iui
6. 遙條	au	ao
	iau	iao
7. 油求	ou	iu
	iou	iu iu
8. 言前	an	an
	ian	iən ian
	uan	uan
	yan	iuən uən
9. 人辰	ən	in un in
	in	in un
	yn	iən
10. 江陽	aŋ	aŋ
	iaŋ	iaŋ
	uaŋ	uaŋ
11. 中東	əŋ	ɨŋ əŋ uŋ iəŋ
	ɨŋ	ɨŋ
	uŋ	uŋ iuŋ
	yʉŋ	iəŋ
12. 一七	ɿ ɿ	i i
	i	i
	y	y iu
	ɶ	əl
13. 姑蘇	u	u 照母系 iu y

	uan	uan	uan	uan
		uən	uən	
	ian	iən	iən	iən
			ian	
先全	iən	iən	iən	iən
	iuən	iuïən	iuïən	yən
			luian	
眞文	ən	$\begin{cases} \text{in} \\ \text{in (照母系)}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in} \\ \text{in (照母系)} \end{cases}$	ən
	u(ə)n	un	un	un
		iun (照母系)	iun (照母系)	
	in	in	in	in
	iu(ə)n	iun	iun	yn
端桓	uən	uən	uan	
			uən	
緘咸	am	an	an	
	iam	iən	iən	
廉纖	iəm	iən	iən	
侵尋	əm	im (怎)	im (怎)	
		in	in	
	im	in	in	
		Λn		
支辭	i	$\begin{cases} \text{P. } \Lambda \\ \text{L. } \dot{i} \end{cases}$ 精母系	$\dot{i}$	l
		$\begin{cases} \text{P. } \Lambda \\ \text{L. } \dot{i} \end{cases}$ 照母系	$\dot{i}$	l
			i	'ər'
西微	i	i	i	$\begin{cases} i \\ u \\ y \end{cases}$
※參考	ei	ii	ii	ei
	uei	ui	ui	uei

遮蛇	ie	iə	iə	ie
	iuɛ	iuio	iuio	yɛ
皆來	ai	ai	ai	ai
		L. əi (來字)	əi (來字)	
	uai	uai	uai	uai
	iai	iəi	iəi	iai
家麻	a	a	a	a
	ua	ua	ua	ua
	ia	ia	ia	ia
蕭豪	əu	ao	ao	au
		iao (照母系)	iao (照母系)	
	iəu (?)	iao	iao	iaU
戈何	o	{ə o (我)	{ə o (我)	o, ə (Λ)
	uo	o	o	uo
		io	io	iaU, yɛ
呼模	u	u	u	u
居魚	ɰ	iɰ (照母系)	iɰ (照母系)	u
	iɰ	iɰ	iɰ	y
			y(iɰi)	
幽樓	əu (?)	iu	iu	ou
	iəu (?)	iu	iu	iou

韻母部分有五點說明：

① 通攝的介音消失現象

通攝所屬三等字的介音，從韻略易通開始在 ts- ts'- s- n- l- 聲母下有消失的現象，並且洪武正韻譯訓的「俗音」也將精、從、心、來母字等注音成 -uŋ，後代文獻也有同樣的現象。

② y 韻母音的反映

陸志韋將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2）的止攝第四合口篇韻「居舉句局」，擬

定爲 y (iɯ?)。1670 年的「老乞大・朴通事諺解」屬於此的字音也注爲 -iɯ 音，1765 年的「朴通事新釋諺解」將相當多的字音注成爲 iɯi (y) 音，這是反映着此時期 y 韻母音的發達。同時注成 -iuɪən (-iuian) 音的，我們只能視爲是代表 [yən] 的注音。

例	ky	舉鋸居據規俱具局句
	k'y	屈鋸
	k'y→tɕ'y	去曲
	ɕy	需鼠徐俗贖
	xy→ɕy	虛許
	tɕ'y	趣出
	y	魚漁愚語娛於玉浴
	ly	閭驢盧屢律

③ 刪韻（2 等）和仙韻（3 等）、先韻（4 等）的合流

在明代可區分的間₂(-ian) 和建_{3,4}(-ien) 在近代漢語裏合流了起來，P·L 將此注爲 -ian 音而「朴新」再注音爲 kian（間、簡、澗）kien（艱、見、建、慳）xien（閑、限、憲、縣、現），「華音啓蒙諺解」再注爲 tɕian（簡、建、見）ɕian（閑、縣、絃、賢）反映出合流的現象。

④ 山攝一等字和二等字的注音

洪武正韻可區分的寒韻（易通 -uən，洪武 -uən）與刪韻（易通 -uan，洪武 -uan），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與老乞大、朴通事諺解裏全注音爲 -uən（但二等字的慣音是 kuan）。可是，在朴通事新釋諺解裏將一等韻注音爲 -uan（官）與 -uən（管），呈現混亂現象。在華音啓蒙諺解裏，一、二等字大致注音爲 -uan 而表示出一等字與二等字的字音全成爲 -uan。可是「短」仍就是 tuən。

⑤ 效攝二等字與三、四等字的合流

洪武正韻反映當時的現實音把效攝字分類成了洪音(-iau, 例字：交、巧、咬、孝)與細音(-ieu, 例字：驕、橋)。從洪武正韻譯訓「俗音」開始，後者也注音爲 -iau，十六世紀以後的朝鮮時代文獻全以 -iao [-iau] 記錄著，這時期可看出二等字與三、四等字的合流現象。

(3) 韻 尾

① 入聲

因爲洪武正韻保存着入聲韻尾 (-p, -t, -k)，所以洪武正韻譯訓「正音」裏也不變。可是在四聲通攷凡例裏對於十五世紀漢語入聲音有着下列的說明：

入聲諸韻終聲，今南音傷於太白，北音流於緩弛，蒙古韻亦因北音，不用終聲。黃公紹韻會入聲，如以質韻颺卒等字，屬屋韻芻字母，以合韻閣檻等字，屬葛韻葛字母之類，牙舌脣之音，混而不別，是亦不用終聲也。(中略) 今以 k t p 爲終聲，然直呼以 k t p 則又似所謂南音，但微用而急終之，不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雖不用終聲，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緩弛，故俗音終聲，於諸韻，用喉音全清[?]，藥韻，用脣輕全清 f，以別之。

在四聲通解凡例中，連入聲的喉塞音也否認其存在：

入聲 l k p 三音，漢俗及韻會蒙韻，皆不用之，唯南音之呼，多有用者(中略)然今俗所呼，穀與骨，質與職同音而無 l k 之辨(註七)，故今撰通解，亦不加終聲。

又說：

唯藥韻則其呼似乎効韻之音。

顯然說明藥韻的韻尾是 -w。

② -m > -n

漢語韻尾，洪武正韻譯訓「正音」對其韻尾記錄爲 -m, -n, -ŋ, -p, -t, -k, -j, -w。把「俗音」記錄爲 -m, -n, -ŋ, -[?], -j, -w，但是將「侵覃」等的俗音記成「-n」。

四聲通解其「正音」韻尾記錄爲 -m, -n, -ŋ, -j, -w，在其凡例中詳細地說明着 -m > -n 的變化：

諸韻終聲 n ŋ m 之呼，初不相混而直以侵覃鹽合口終聲，漢俗皆呼爲 n，故真與侵，刪與覃，先與鹽之音，多相混矣。

又通解註中，有着下列之說明：

今俗皆呼爲 n 而間有用 m 呼之者亦多，故不著俗音如通攷也。

從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內字音起，韻尾只記錄着 -n, -ŋ, -j, -w (只「怎甚」-m)。

註七：依據高麗譯音，崔世珍把 -l -p -k 認爲入聲韻尾。

③ 兒化韻尾的產生

二、兒、耳等的 *ər* 化，從十七世紀的文獻開始才反映出來。例證已見前文「二・兒・耳音的 *ər* 化 (p. 536)」，茲不贅述。

(4) 聲 調

朝鮮時代的漢語語學者對於漢語聲調也有着細密的考察；對於十五、十六世紀的漢語聲調在洪武正韻譯訓序文，四聲通解凡例，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裏，都有所論及。其中以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1515 年左右）的「漢音，傍點清濁聲勢之辨」說明得最爲詳細。關於這一點，胡明揚已經以此說明爲基礎將十六世紀之漢語聲調整理如下（註八）：

① 調類—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等五個調類：

陰平：「輕呼而稍舉」「引聲之勢孤直不按」

陽平：「先低而中按，後厲而且緩」

上聲：「低而安」

去聲：「直而高」

入聲：「如平聲濁音之呼而促急」

② 變調

上聲+上聲→陽平+上聲

上聲（虛字或實字）+上聲（虛字）→上聲+去聲

③ 全濁聲母與調類的關係

全濁聲母	{	平聲→陽平，次清（邪、禪變全清）
		上聲→去聲，全清
		上聲→去聲，全清
		入聲→入聲，或變同陽平（偶變上聲、去聲全清）

四、結 語

以上，僅依據朝鮮時代文獻，對近代漢語語音史做個簡略的介紹，相信就各文獻

註八：見胡明揚：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中國語文 1963年第3期。

的字音資料逐一細密檢討的話，或可部分補充中國方面因資料不足所引致的不完全的近代漢語語音史。

主要參考書目（論文）

- 唐 虞 (1931)，「兒」[ㄛ] 音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2 本 4 分。
- 董同龢 (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
- 董少文，漢語語音學。香港。
- 羅常培 (1965)，漢語音韻學導論。香港。
- 陸志韋 (1941)，釋中原音韻，燕京學報 31 期。
- (1947)，記蘭茂韻略易通，燕京學報 32 期。
- (1947)，記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燕京學報 32 期。
- (1947)，記畢拱宸韻略匯通，燕京學報 33 期。
- (1947)，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 33 期。
- (1948)，記五方元音，燕京學報 34 期。
- 胡明揚 (1963)，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中國語文 1963 年第 3 期。
- 趙蔭棠 (1956)，中原音韻研究。
- 王 力 (1935)，漢語音韻學。
- (1958)，漢語史稿 上。
- 姜信沆 (1973)，四聲通解研究，漢城。
- (1974)，翻譯老乞大、朴通事之音系，震檀學報 38。
- (1978)，老乞大、朴通事諺解內字音之音系，東方學志（延世大）18。
- (1978)，李朝時代的譯學政策和譯學者，漢城。
- (1978)，朴通事新釋諺解內字音之音系，學術院（韓國）論文集 18。
- (1980)，華音啓蒙諺解內字音之音系，東方學志（延世大）23・24。